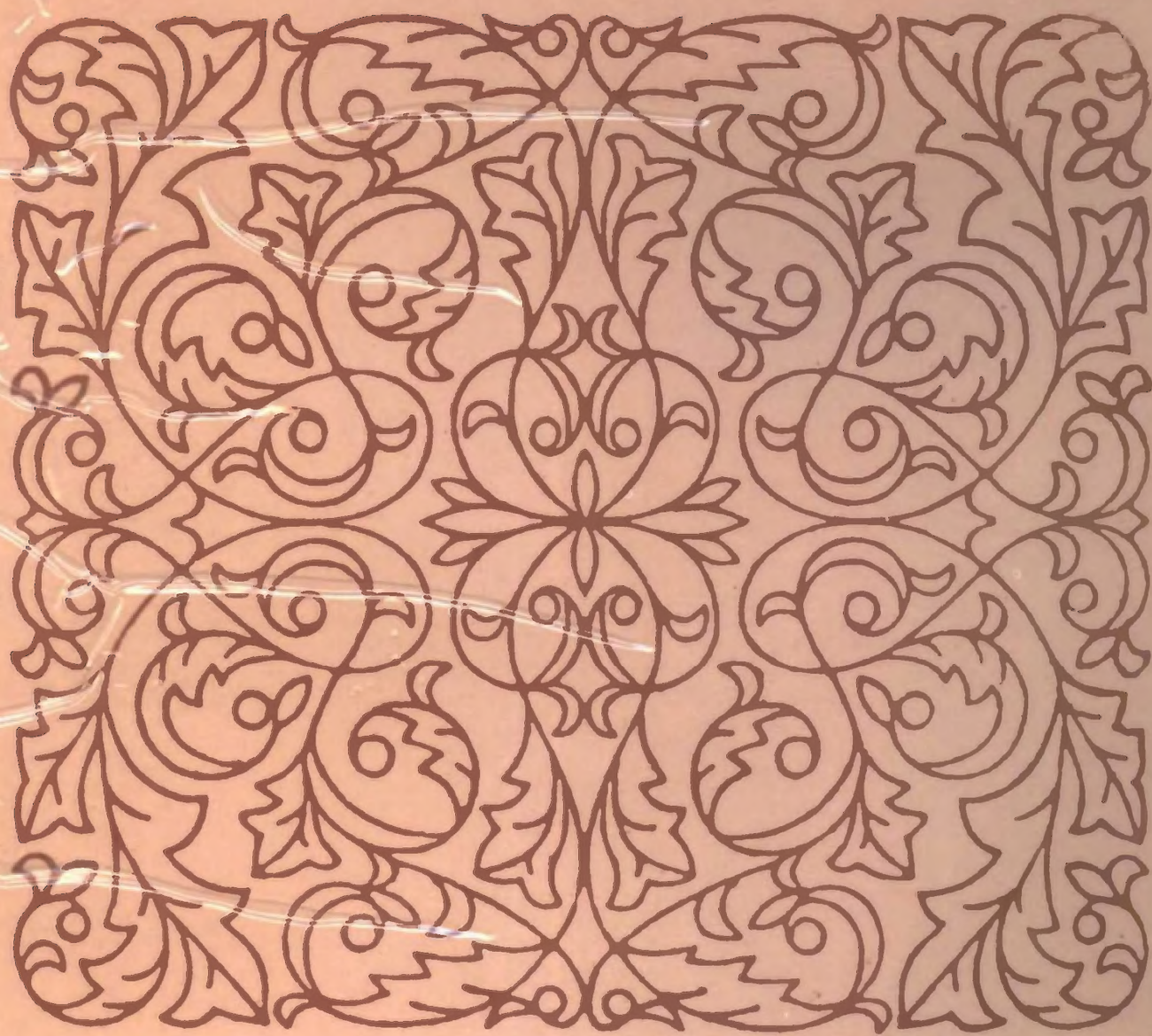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 •



序

王子怡臣。幼而英異。蹕厲不可一世。壯歲忽覃思故訓。於高郵王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耆之若飢渴。所治先秦諸書。皆抉擇隱奧。捃摭放佚。於癥結所在。怡然渙然。雖庖丁之解牛。飛衛之貫蝨。未有以喻也。以鄧析一書。篇帙寡約。輒先付印。以質當世。嗟夫。士誠視所志向。使王子舍其深湛之思。出而與當世在勢諸人角。雖或發名成業。足以自襮。然必不能仰挹向歆。蔚爲盛業。如今日無疑也。朱丹其轂。玄文扶疎。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昵古劬學之士。抑亦可以自壯矣。寬少困制科。晚始知學。與王子有同耆。而志脩才短。寫定無期。反復斯編。竊不勝祖生先我之歎已。

民國十九年八月朔同邑張學寬書

鄧析子校正（據明初刊本）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作樂人。民當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

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

御軍陣而奔北四責

四責張均事類賦補遺君臣職註士二累引作君有三累臣有

也御軍受重賞而無功一責此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爲理而不平三責寬方

與上下文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

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案輪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二十引作必有覆車奔馬折輪

威定則策勁者君之順則馬良臣者君和之馬也利民者爲國之皆失此勢有固則與安馬

之折輪也勢固則與安文類聚定五十四策勁引韓臣從子則馬良勢者民和之馬也利威者國

有失於此折策覆敗輪並言策敗其證今與本韓非子無此文載者逸脫不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

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案無作。百子全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案王作。百子全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達。案達。百子全書本。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案此二語。亦見管子版

其所終。廢所舉。必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罷虎者不於外國。鈎鯨鯢者不居清池。

此案李善注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本引

同改。宜何則。罔非罷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

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孫詒讓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人有尸子。長盧瑞。

篇作長盧子。殷敬順釋文。盧子。無考。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

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

孫詒讓曰。始。疑當爲媒。與理對。理弱而媒拙。

今舉。趾而緣木。云。因。芙蓉而爲媒。不通。今。憚。又思美人云。皆理媒並舉。孫氏。

疑始當爲媒。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

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

宋刊本。劉瓛。芬景。

並同改。正。據虛言向非所應也。

孫詒讓曰。向。當作者一本。案向爲。嚮。一本。作。

虛。嚮。孫氏傳改向爲者。非。是。致有此無益亂非舉也。之孫詒讓曰。非所舉也。無益故談。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案論本一作輸。一非務相乖也。若飾

詞以相亂。匿辭以相亂移。案亂字衍。本刪。宜據錢。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

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

天命也。貧賤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

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

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

走兔。案原本責兀二字並列於及字下。今更正。走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

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也。案風讀爲凡。猶云。

凡此四者。莊子天地篇。顧先生之言其風也。俞樾亦讀風爲凡。蓋風本凡聲。故得通用。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

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孫詒讓曰。二句文例音而不

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案二句文例同。音下疑投發字。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

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

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詔。孫詒讓曰。不

當爲而而。篆文不作不。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

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

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

案下故字訓事。見呂氏春秋審已篇。故淺知也。當作知故淺也。謂小辯。

者知事淺。故有別言異道諸弊。則上下二句正不相屬矣。無他君子并物而錯之。

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於口。

據案百子全書本補。宜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

何方之道不從。

孫詒讓曰。其無方也。高注云。呂氏春秋必已篇。面從之義不行。

云。詒讓曰。其無方也。高注云。呂氏春秋必已篇。面從之義不行。

治亂之法不用。倏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案上不字。而在智。故

言有能治者。智不豫焉。

夫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

案文子拙下德篇。及淮南主操術

補下。俞樾云。水戾。破舟。巧字。疑當作石之戾。破舟。與工通。怨木石。今作水。凡師。

不功。而故。善作舟車者。是也。不怨見木石而推南子拙平。工。即今案人舟之破於石。不

水民雖嚴之然也。俞氏改水爲石。於故不載焉。案文舊注云德篇無心者知物不載

加石怨無巧詐者未嘗怨也。淮南主術訓有巧詐之義。晉語二。高誘注云。言

計術昭解。是其證。謂多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案文子下德篇云德

則有險。即心險。有目則眩。即均與此同。淮南主術訓亦云。正。故百子本惑則惑。惑有心

以無四德字爲句。蓋因刪上下文均。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

案緩節改容對文。術訓作變節。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案方讀若旁。而不易繫辭

方行也。即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案文子下德篇云。夫權衡規矩方

行而不留。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無爲是故德有杜道堅注云。心有人有私心。

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淮南主術訓文亦略同。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案聽。宜據改。書本借人聞之聾也。明

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盭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

孫詒讓曰。此章亦見鬼谷子內鍵篇。彼作事有不合者。此有所未知也。疑此文本作事

有合不合者。今本合字誤移。事字上。遂不可通。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

案孫氏所引鬼谷子語。爲今本所無。

案馬。王彪詩。之引此。正善注文。宜據改。建贈近而疎

疎。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

案鬼谷子內鍵篇云。近而疎者。忘不合也。此忘字亦當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

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

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案錢熙

今本在誤已彼若扶之與攜二氏說讓云在己下補在彼二字謝之與議故之

與右淮南子說林訓作先云右當義同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案以上五句

里子上文雖與此略同與惟讓字與上下文失韻與不失若本書譌字已之優也夫

害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案博者之博鬼谷子權篇宜

故與辯者言依於安案安近而讓子宜據改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

言依於豪案豪宜鬼谷子權篇與貧者言依於利案此句下言鬼谷子權篇

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案言依於說與銳同過爲過之子權篇

通。通。呂氏春秋作遇分覽云。遇夫與愚遇智。遇老。子而實以二遇。遇云。畢其兌。遇釋文作。云。兌。河上本作兌。云。據兌。則也。鬼谷子本文之。當正與遇者。此言之術也。書。佚。於兌。易說卦傳云。據兌。則也。鬼谷子本文之。當正與遇者。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案之。用。當不作。固在。早稼。對文。王生所書云。事。則也。立。非所宜言。勿言。案。句下宜據說苑句說。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案非道為一。言而急及為駟馬。不能道。文選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以急及為誤。覆宋本急。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案已以莊子胠篋篇通大盜不起，天下平

而故也。案莊子胠篋篇而下有無字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

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案均莊子全書本同爲之權衡以平之，

案平莊子胠篋篇作稱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功之，

案功莊子全書本同爲之仁義以教之。案教莊子胠篋篇作矯則并仁義以竊

之。案以莊子全書本同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仁義存焉。案財莊子胠篋篇作說鉤，改爲焉，存焉。案子一鉤金是也與財義同於

是乎存也此四句以誅侯爲韻，侯之門存爲仁義，存其韻，是其在明證末，詳見王

侯傳作竊是非竊仁義邪？故遂於大盜，霸諸侯。案莊子胠篋篇作逐霸作揭，此重利

也。盜趾所不可桀者，乃聖人之罪也。案趾爲此重利盜桀爲禁之，不可禁者，

是乃聖人之過也欲之與惡，善之與善。案與惡全書本改作善四者變之失，恭

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脩。故善素朴。任愔憂而無失。未有脩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案與上

七常依補是字內篇第其亂也甚於無私。案私作法。宜據改。百子全書本立君而尊愚。與君爭。

上案亦。愚爲賢之譌。宜據。慎子改正。與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

行。案當依慎子。即此所謂私善也。立齊二字。晏子云。陳氏以公量貸。君立而

愚者不尊。案愚爲賢之譌。商君書。開塞篇云。使賢無用也。上民一於君。事斷

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

其重誅之至。於不敢行其私矣。案百子全書本。宜據補。於下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

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

案作。今教。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案呂氏春秋自諫

之鼓。擊。高誘注云。欲諫者。擊其鼓字。是也。淮南主李善注。文選任彥昇天

監欲三年策秀才敢正作。鄧析宜據改。堯舜立誹謗之木。此案淮南主術訓亦有

惟其善否於表。幾立誹謗之木。春秋見史記孝文本紀有案。隱引。湯有司直之人。案

淮南主術。呂氏亦有此語。知。高誘注云。有司。司直之官名。武有戒慎之銘。案既武

席之。太公進王以丹書盤之。極杖。王聞厲書之言。戶。厲劍弓矛。懼。皆爲銘焉。詳見

大戒。慎之。王踐。高誘注云。而。呂氏春秋。搖其銘鼓。之。淮南主術。訓。則云。固。不必

改銘也。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

箕文。案宿與風神通。帝而修德。云風沙之侯。風沙自攻其君而來。歸。文諫桀誅龍

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

案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宿沙氏斫子

箕文露刃以見朝臣紂與今本鄧析子不同常是以賢愚之相覺案較音校讀

孟子音義離下三見告是其證盡心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

與重天之顛案天之顛百子文自成本義作山不僅山有顛也且上文云既以天山對谿也

此又以山對地於字嫌複李善注文選潘安仁西征賦引此正作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

案李善注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重

字下有親而疎之疎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

案儉作百子全驕奢則禍起聖人

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

案李善注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及任彥

宰匠萬物之形宜據以訂正略訓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呪咤之聲案呪咤音本

作叱宜據改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觀未然故神而不可見

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案二句文例同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罰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閔之

左右結舌

案閔之草書作之當作閉之草書與結舌對文蓋閉與閔以形近而誤李善

臣文選

下開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引慎子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

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案百字全書本爲下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

理也。

患生於官成。

林案引錢忠於刊本成。

依意

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此四者。慎終如始也。

孫詒讓曰。說苑敬慎篇。引曾子云。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官怠於官成。此四者。

慎終如始。上亦當有察字。文韓詩外傳八。文亦略同。則此始當作富必給。

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

案龍金。

書本作寵。并有注云。寵。管子乘馬篇云。其所謂寵人。即莊子庚桑楚篇。

湯以庖人龍伊尹。秦穆公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

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

必先燃。

案身篇云。銷也。薪若一。必先就燥。文不成義。呂氏春秋應同篇云。訛。荀子

薪。火。火。就燥者。先燃。此同義。全書本爍作鏐。亦正誤。抱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

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

案此下疑有脫誤。

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非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鄧析子附錄

事實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

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

退。

列子仲尼篇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

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

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列子楊朱篇。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說苑反質篇。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呂氏春秋離謂篇。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呂氏春秋離謂篇。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日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呂氏春秋
離謂篇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列子
命篇

子產誅鄧析史付。

荀子
宥篇

子產殺鄧析以威侈。

說苑
指武篇

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日謹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

服是非乃定。

荀子正名篇楊注引新序此。案盧文弨云。今本新序缺此文。

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左氏定公九年傳。

卷帙

劉歆進書表。中鄧析書四篇。臣敍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歆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一。案一當作上。

漢書藝文志名家鄧析二篇。

云。鄧人子。與子產並時。左傳昭公二十年子及孫庸。

定公九年。則非子產所殺也。而用其竹刑。

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鄧析子一卷。

析。鄭大夫。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名家類鄧析子一卷。

鄧析。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名家類鄧析子一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名家類鄧析子二卷。

鄧人。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

歆復校爲二篇。

通志藝文略名家鄧析子一卷。

戰國時鄭大夫。

清四庫全書總日子部法家類鄧析子一卷。

少詹事陸費。

周鄧析撰析鄭人。

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

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

案高似孫此略。誤。

與爲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

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

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爲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覈於實。於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子以前。不應預有勦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闕。後人撫莊子以足之歟。

涵芬樓四部叢刊書錄子部鄧析子二卷一冊。

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周鄧析撰。前有

劉歆進書序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近江山劉氏覆宋本一聲而非罵勿追一言而忽罵不及此罵字俱作駟馬宋諱敬慎敦三字皆闕筆亦原於宋

即附歆所分均鐵橋漫稿一向奏崇文總目重爲一篇歆校爲二篇冠以今本二篇唐
各本相承見此改補五十餘事林疑者闕之荀子三十二章向不云歆也爲三十
八十章符子引或鄧析言曰而古詩云具堯舜各至聖用身如脯出脂桀紂無道覽
之肌膚二尺佚脫今本無

序說

荀子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篇不苟又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持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子非十二篇

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同辯篇。趙有公孫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辯。又案。無厚。鄧析子篇名。

淮南子曰。公孫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證言

高似孫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歆於是爲不忠。考其行事。固

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歧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列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歆殺鄆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基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蹂躪於爭抗，侵凌之城，豈復知所謂仁漸義靡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歆之過，亦鄭之福也。略子

晁公武曰：析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

附益之與。郡志、

王世貞鄧子序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戮之。按左氏：駟歆，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于辯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溺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歆失刑哉？弇州山人序。

楊慎鄧子序 昔人謂東方曼倩學不純師，余于鄧析子亦云。從來虛無則老莊司化，刑名則商韓執契，經濟則敬仲持竅，飛箝捭闔則鬼谷導機，蓋悉有專門，各不相借，凜凜乎如畫界而守也。今觀是書，則經緯相雜，玄黃互陳，宮商迭

奏初無定質。其言神不可見。幽不可見。智者寂於是。非明者寂於去就。則鬼谷子家言也。其言百官有司。各務其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也。其言達道者無知之道。無能之道。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則漆園語也。其言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則柱下史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遺教也。至云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民一于君。事斷于法。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則又皆管大夫不失政柄。君臣明法之旨也。然篇中多御轡勵臣之語。鄧析殆長于治國者與。雖其書合纂組以成文。然皆幾幾乎道。可謂列素點絢。流潤發彩。言之成服者矣。成都楊慎撰。

張鴻舉鄧子小引 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此鄧析一書所由作也。或

謂子產殺其身而用其言。倘亦疑其無厚一論。微有過情焉者乎。今讀其書。雖覺仁氣少而義氣多。然其通練精深之言。真可與申商並垂不朽。余故與躬三次第行之。若欲以此入文士之胸。發其筆光舌電。則余何敢。乙丑長至日。西湖張鴻舉漫題於竹浪館。